

1

梅花开了，酸酸的，甜甜的……

啊，有没有搞错？

没错，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是这么想的。

那时候的梅，不是用来观赏的，而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。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梅，也不是以花的形象，而是以果实的形象。

《诗经·召南》

摽(biào)有梅，其实七兮；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

摽有梅，其实三兮；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。

摽有梅，顷筐塈之；求我庶士，迨其谓之。

树上的梅子纷纷掉落，只剩七颗了，男士们赶紧挑个好日子来求婚吧；树上的梅子只有三颗了，男士们今天就来求婚吧；梅子都掉光了，赶紧斜着口袋来使劲装吧。求婚的男士们，就不要讲究礼节了，赶紧来表白吧。



南宋 马麟 梅竹图页

2

食色性也，酸酸甜甜的梅子吃了，酸酸甜甜的爱情品了。那么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古人把目光投向了梅花的美？

这就不得不说“古今第一梅花诗”了。

《驿寄梅花》

[三国·吴] 陆凯

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
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

这首诗写于1700多年前，作者陆凯，字敬风，吴郡(今苏州)吴人，是丞相陆逊的族子，曾做过荊州牧(荊州的最高官员)。

初春时节，江南梅花盛开，明媚鲜艳。身居江南的陆凯想念远在长安的朋友，于是折下一枝梅花，委托驿站负责传递文书、信件的人，代为传送给远方的朋友。

在交通落后的三国时期，从长江之南到渭水之滨，费时费力。陆凯的这一枝梅花，究竟能不能送到朋友手中，是个疑问。但这份珍贵的情谊，的确流传千古。而这美妙的“一枝春”，也就此开了歌咏梅花的先河。

此后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里，梅果的酸甜味渐浅渐淡，梅花的香味越来越醇。



3

到了东晋、南朝以后，梅以花闻天下，梅花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。

当时的建康(南京)城里，从皇家园林到私人园林，都时兴植梅，赏梅。欣赏之余，人们也吟诗作赋歌咏梅花。有名的乐府诗《梅花落》，就产生于这一时期。

来欣赏一组那时候的“南京人”写给梅花的诗。

《梅花落》

[南朝·宋] 鲍照

中庭杂树多，偏为梅咨嗟。
问君何独然？
念其霜中能作花，露中能作实。
摇荡春风媚春日，念尔零落逐风飖，徒有霜华无霜质。

《梅花落》

[南朝·梁] 吴均

隆冬十二月，寒风西北吹。
独有梅花落，飘荡不依枝。
流连逐霜彩，散漫下冰澌。
何当与春日，共映芙蓉池。

《咏早梅》

[南朝·梁] 何逊

免园标物序，惊时最是梅。
衔霜当路发，映雪拟寒开。
枝横却月观，花绕凌风台。
朝洒长门泣，夕驻临邛(qióng)杯。

应知早飘落，故逐上春来。

《芳树》

[南朝·梁] 顾野王

上林通建章，杂树遍林芳。
日影桃蹊色，风吹梅逐香。
幽山桂叶落，驰道柳条长。
折荣疑路远，用表莫相忘。

《梅花落》

[南朝·陈] 陈叔宝

金砌落芳梅，飘零上风台。
拂妆疑粉散，逐溜似萍开。
映日花光动，迎风香气来。

佳人早插髻，试立且徘徊。

杨柳春楼边，车马飞风烟。

连婷鸟孙伎，属客单于燕(zhān)。

雁声不见书，蚕丝欲断弦。
欲持塞上蕊，试立将军前。

《梅花落》

[南朝·陈] 苏子卿

中庭一树梅，寒多叶未开。
只言花是雪，不悟有香来。

《早梅》

[南朝·陈] 谢燮

迎春故早发，独自不疑寒。
畏落众花后，无人别意看。

《岁暮还宅诗》

[南朝·陈] 江总

怡然想泉石，驱驾出城台。
耽(wán)竹春前笋，惊花雪后梅。
青山殊可对，黄卷复时开。
长绳岂系日，浊酒倾一杯。

这一组诗中，《梅花落》居多。

《梅花落》是乐府横吹曲调，据说是西汉李延年所作，但真正把《梅花落》发扬光大，是自魏晋南北朝。此后至唐宋元明清几代一直流传，和《折杨柳》一起成为笛曲的代表。

唐诗当中，常常直接用“梅花”指代“梅花落”。

比如，李白《黄鹤楼闻笛》诗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”

五月怎么会有梅花落下呢？其实这里指的是乐曲《梅花落》飘进诗人的耳朵。

高适《塞上听吹笛》诗中也有“梅花”出现：“借问梅花何处落？风吹一夜满关山。”

梅花的生长分布，在唐代的北方边塞地区很少，这里的“梅花”，也指乐曲《梅花落》。

4

六朝时期的南京人，喜爱梅花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《梅花落》的版权被西汉的李延年先占了，东晋不甘寂寞，擅长音乐的大将桓伊，以梅花为主题谱曲，作出后来名闻遐迩的《梅花三弄》，同样倾倒无数人。

当时的南京人，写梅花、画梅花、听梅花，还流行画梅花妆。

梅花妆来得很神奇。

南朝宋武帝，就是那位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刘裕，有个宝贝女儿——寿阳公主。公主贪玩，有一年正月初七，风和日丽，院子里的梅花开得正好，公主卧在含章殿的檐下玩耍。微风吹过，有花落在公主额头上，印出五个花瓣。奇异的是，那五个花瓣怎么拂也拂不掉。

皇后见到以后，叮嘱宫女，留着五瓣花印，看能留多久。过了三天，梅花印才终于洗掉。

自那以后，宫女们都模仿寿阳公主的样子，在额头上画梅花印。这个风气直到唐朝还很盛，正是梅花妆。



明 仇英 汉宫春晓图(局部)

可以吃，可以看，可以画，可以写，可以听，还可以……

撩这一枝春，自六朝，魅力无穷尽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白雁



江苏文脉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